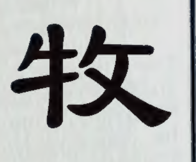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公孫景茂　韓軌

柳崇雅　裴佗

柳宗元　李惠登

賀敦頤　崔戎

狄仁傑　何易于

李君奭　錢儇

張詠三見

牧津卷之十　　惠愛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子產

子產爲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以公孫僑之愛人人愛也猶至五年而政

成善治可以速效求哉、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火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
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爲
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焉、

大凡良吏所至、輒能感人、而起家之地、更
自有全副精神在、故仲卿之言爾爾、然一
嗇夫、便能入人若此、惠政所及、何必尊官
哉、〇人知桐鄉之思朱邑、而不知朱邑之
不忘桐鄉彌切、

第五倫

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

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呪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伯魚特介然有行義之士、然自小吏而至郡守、無不令人感悅、攀慕不能已、荀卿有言、律己則以繩、接人則以枻、倫之所以得人心者、實在于此、

侯霸

侯霸爲淮平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擧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淮必亂、

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

去留如此令人着念方見以邑爲家、○民恐霸去至戒乳婦勿得舉子、此之謂眞父母、

韓韶

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憐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韓韶固是一片活人心、然流民入境、自不得無此安頓法、不然、爲地方意外之擾者更不淺、

廉范

廉范遷爲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殷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一事便民、遂有無窮利澤、通變之義、爲治者不可不審、

任昉

任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

賍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决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孕供資費、訟就路決、一段眞懇坦率之致、尚可想見其人、彥升眞古之遺愛乎、循良第一流、舍公其誰與歸、〇彥升清亦絕世、然其惠一郡也、更甚於潔一身、余故畧其廉而錄其惠、

祖逖

祖逖爲豫章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

父母、老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茲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刺史非有它奇政也、乃百姓感悅、耆老流涕、眞實愛民、其入人深也若此、

劉琨

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時郡守

劉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荊棘塞林、豺狼滿路、琨剪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賊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附循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當百姓附循以耕、屬鞬而耨、此際撫循、乃眞費手、

王濬

王濬守巴郡、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

乃嚴其俐條覓其徭課產男者皆與休復全活數千人、

若役至不舉丁男、郡守那得不爲悉心全活、

范晷

范晷爲五官椽、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氐羌蹈

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
所部賴之、
惟能於荒毀之地、加惠小民、乃見善于撫
綏、

蕭勵

蕭勵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
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
泣悲、數百里中、舟乘塡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

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泝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槃鯿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當日得民之狀如畫

將萸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

文約以帝室之胄、所至輙能惠德入人、至於老嫗兒童攀戀之狀、令千百世後猶可想見、要其根抵作用、惟是率儉中更能寬裕、所以迥不可及、

伏暅

伏暅爲新安太守、清恪自持、時賦税不登者、輙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一郡之賦稅不貲、太守之田米有限、助之而不遍、不無偏枯、將爲之奈何、其意可嘉、故取其惠、

蕭秀

蕭秀轉荆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司州刺史馬仙理求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

及沮水暴漲，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吏蕭琛簡州中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大悅。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寧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之神。十二年，爲郢州刺史，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頻，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褲以賜凍者。

事事惠心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屢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多方賑濟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

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襃美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雞犢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襃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一腔濟人澤物之意、令人千載之下如見、使一村如一家、則萬民如一身矣、振古循良之範、

韓軌

韓軌授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中戶絹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許之、

能使民不願受賜而願得刺史者、可以長民矣、

柳崇雅

柳崇雅有器量、遷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借以溫色、但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已得其眞賊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如此和藹近人、人自獻誠、盜安能自匿、

裴佗

裴佗爲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荆州刺史、

時蠻酋田敬宗等部落萬餘、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屢討未降、佗至示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佗性剛直、不好俗人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

遠懷近悅、乃出於剛直之人、

柳宗元

柳宗元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

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人、

此夷俗也、子厚著酬傭歸質之令、亦因俗而化、

李惠登

李惠登因叛將李希烈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薙、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

之所謂害去之、率心所安、瞻與古合、政令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跡、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

視人之利害、一以便民爲政、此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必謂之學矣、

賈敦頤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性質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

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滱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寖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加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俱高故不徙以示寵未幾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

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棠棣碑、遂遺芳千古、○政令清靜、殊不易言、必其大綱舉而后目張、乃可與言清靜之理、政在養人、其民牧之菽粟乎、

崔戎

崔戎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其一以準緡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藉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兖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

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

民至抱持取其鞾、戎之得民眞也、而後世輒循此爲格套、豈此規自戎始乎、讀此不能不一笑、○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此語酸楚、至今尚不忍聞、

狄仁傑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風化大行、時郭翰爲御史、

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纔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即命駕而去、

刺史與御史、可謂兩賢各得其體、

何易于

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紼、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杊媿、疾驅去、鹽官榷取茶利、詔下
所在毋敢隱、易于覩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
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
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敢愛
一身、移暴于民、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
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
敕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鬬者、易
于叮嚀曉譬、畧剖枉直、薄懲遣之、不以付吏、獄
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追下戶、或以俸代輸、饋

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葢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身引刺史舟、卽有玩世心、猶可以規當道之失、至欲焚天子詔、失臣體矣、卽欲爲民請命、曉人亦不當如是、

李君奭

李君奭爲醴泉令、爲政甚得人和、適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中外莫測君奭宁謝宸旨奬勵始聞其事

爲令使一境父老以去留爲祈禱近于古之遺愛其人固不易得然使人主適逢其

會、至勤主眷其遭際、尤不易得、

錢儼

錢儼吳越王之子、初爲威武軍節度使、移溫州
刺史、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慕之、
後移蘄州、民有携家從之者、號隨使戶、

隨使戶大勝遺愛祠、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
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去茶而植桑、民以

爲苦。其後種茶地。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北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

忠定所至。爲民造福。自多深遠之見。

牧津卷之十 終

牧津卷之十一目

惠愛下

張洽　虞彬

郭南　鄭戩

孫德潤　吳居厚

周湛　唐夔

白景亮　卜天璋

趙仝　段直

周舟　戴驥

葉祇　王源

胡儼　朱文

劉彬　劉諒

祁司員　丁積

徐咸　陶承學

李圭　顧璘

潘珏

牧津卷之十一

惠愛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韓魏公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令義塚遍天下、而火葬之俗、終不能盡革

爲之奈何、

呂夷簡

呂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爲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工有死者、則以爲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眞宗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呂文靖一片愛民憂國之心、惟與旦切、自

足上動主知他日相業已基於此、

范忠正公

范忠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撒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掩骼收骸、亦是政[illegible]中一事、終不如隨地設漏澤園爲民便也、

趙尚寬

趙尚寬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數十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內尚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微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敎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

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

大凡利民之事、與愛民之念、必須調度有方、而規制周密、地方始有實益、只如運使易鹽一節、尚寬以官帑副其需、而徐與民爲市、上下兩利、天下無難事、將患無實心人耳、

劉綱

劉綱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荒旱、府遣吏視傷所謂稅財二三、綱力爭不得、還其牒、請易之、官

龢歎曰、劉絢古循令、
爭蠲稅爲民請命易、迄去不管一人難、不
管一人者、而公逋乃如期而集、此大難、
尹思貞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
巡察使路敬潛屆於境、部人以原蠶璽書旌、敬
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
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
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或有言、承嘉恃權相

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蠶璽不必邀璽書之旌、然長吏實政、惟農桑是職業、

吳芾

吳芾初爲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罪罷、尋起知處州、改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于浙[illegible]

尤甚、莆以攢宮在殯、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
常苦旱潦、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濬治、召
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
家僮、毆傷酒家保、莆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
執政議以莆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
淵爲副、莆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
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
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
莆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

聞有詔褒諭陞知隆興府帥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寛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常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二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前後守六郡大端以惠澤爲先而忠誠與率尤不可及

馮人望

馮人望遼咸雍中爲松山令歲運澤州官炭獨

役於山人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壽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後遷靜保軍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

其事，黜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二十萬緡，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為甚。人望以縑帛為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如此悉心為民，雖在夷狄，亦厲華胥矣。

沈文通

沈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illegible][illegible]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民俗以謙

令行禁止，似非嚴肅不能，乃能與[illegible]行所以爲妙，

許元

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大旱望水，何啻救焚，如此利民，而猶然遣

吏按問州守是何肺腸、

楊泰之

楊泰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慶元初類試諭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壎於法、又眔及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遯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泰之當逆臣吳曦之變、綖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今使得尺寸之柄、

史能止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免再懇知富順監復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弊尤慘泰之力白兩臺蠲其賦知果州畸零辦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備其虛爲管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定式

凡守令欲爲民減額供之輸必有所抵乃可言減泰之能識此意

呂公綽

呂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

害近歲耤牛爲虐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歎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遂除之

惠民正在重農隴上行春詢問疾苦一段情形藹然可掬

楊文仲

楊文仲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後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訪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台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

萬間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為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讒𠪨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不擾之惠無窮斯言良牧月當三復

韓綜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塚潰

漂流震蕩之中非重賞則誰肯以己命博他人之命余守吉時贛水驟漲曾以一日活千人正用此法

張洽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劇盜久不得情適獄有兄弟爭財洽諭之曰訟於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詞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郡守以倉廩虛耗舍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守爲都

吏所責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繇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及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

牧人正當如是

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事乎、甫爲閱款於獄、遂從徒罪、三日果大雨、民大悅、

洽以理諭爭財之兄弟、一恒吏能之、乃令黠盜聞言而服、此其懇款之衷感人深矣至力爭張修德一事、尤見一寃不自貫切予棄、閲此爲之歛袵、

處彬甫

人、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苦

於徵輸多不樂彬甫淵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繇是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大槩地方成賦欲蠲於此則必須有抵於彼今添丁錢有所出則民自樂於舉子凡為地方求捐免者必不可無一處法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曰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

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

張乖崖挍茶植桑、正亦此意、

鄭戩

鄭戩爲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爲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爲言、歲減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邊民積粟、

其才有實用、

孫德潤

孫德潤蘇江浙行省掾史仕爲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於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於是以方田履其頃畝以土會等其磽沃以出貢賦定徭役籍既具適南北多事征斂旁午賦按籍征之民大悅所司刻其事於石

上不煩而民便惟在有成法可循耳

吳居厚

吳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全活甚衆、後朝廷設病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今將理院之法、亦當推行、

周湛

周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

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家，

刻方書，立醫院，窮陬僻壤，猶當師其遺意，

唐夔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略加朴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直，俾可他理，又省事節費，奸弊蕭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不遺心書處不能

此書是從實心體驗得力名知

吏胥皆令業屨，此景絕勝公庭無一事，蝴

蝶飛上攢

白景亮

白景亮遷沔陽府尹奏最於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按田畝以爲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各使得宜民咸便之繇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

以田定役、此自古今良法、然畝須有大小之不同、田地有腴瘠之互異、如余守宿州、其田地皆以一為一、而他州縣有以五為一、槩以畝論、則多寡偏重矣、況南北之風土異宜、產業之貴賤迥別、要在司牧者細心密察、虛衷博訪、隨一方之便、立一方之法、乃於上不煩、而於民有便、舍此無他巧妙法、

卜天璋

卜天璋至元中為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累遷為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攝時群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捕百數人悉磔以狥盜為止息陞浙西道肅訪副使到任閱月以吏用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為清屬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

天璋曰民餓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共事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寮也發廩以[illegible]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先是豪民沿海置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氷天璋至始有氷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

處事俱有定見

趙全

趙全守吳時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獷尤

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全必叱令痛捶楚之、雖敘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全必瞋目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郡、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郡縣益無禮遇、全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人之不大臣之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不忍重捶徵科、此所以能嚴懲頑吏、與豪奴也、

段直

段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籍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暴露者收瘗之、未幾、澤爲樂土、仍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

十年、多有惠政、

地方鋒鏑之後、欲招徠復業之民、惟有存其田廬里井、以動其故鄉之思、此救時者所必講、不然、不但甌脫之景可慮、而亂從之亂、又轉展相尋無已矣、

周舟

周舟洪武十四年、以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

[illegible]之訟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
[illegible]至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歸
[illegible]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暨考功主事既
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
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
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周君故是循吏但既令再任何不少優其
銜乃竟以考功郎仍爲邑丞乎蓋國初用
人止重其人之賢不賢不重其官之尊不

尊也、

戴驥

戴驥洪武間、任新昌縣令、公勤廉謹、政尚寬平、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饑、復持一小瓢、酌溪流飲之、民有獻茶湯者、不受、驥退暇、即召生徒講明理學、吏講讀律令、令役夫開園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始終如一、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者擁道、

如此淸苦、如此體恤、乃古人所不易、國初

何多良吏、

葉砥

葉砥洪武首科進士、得定襄丞、招徠流亡、歸者甚衆、坐累謫涼州、後用累薦、守嚴州、先敎化、後刑罰、毎旱禱雨、必獲有年、郡舊有磁窯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砥力言於藩司、得減四之一、有婦代前夫訟子、蓋欲資其後夫、砥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辭、砥曰、爾不忍於子、何忍背其父而

從人耶、婦慚、裂狀免去、繇是訟簡刑清、戶口歲增、士子科第數倍於昔、

詰婦訟子之言、亦是敎化中一事、

王源

王源出爲深澤令、在縣二十餘年、字民如子、民愛戴之、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源還治、歌舞塡道、又嘗遘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香燃臂禱于神、謁醫救療之、疾間、則刲羊豕、巷歌

請位以自廢。復爲東朝官。嘗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趨事者。不浹旬而成。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活無辜民以千數。嘗緣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相屬於道。擁其舟不得行。源立爲剖決。各心服而去。用薦陞職方郎中。遷湖州知府。惠政尤著。

如此得民。果源之德澤入人。抑民之風俗素厚耶。要以上下相感之真。有不容以思維擬議者。

胡儼

胡儼以薦辟桐鄉令爲政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道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illegible][illegible]就衣食給以藥石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者[illegible][illegible]數百十人其治行惠民皆類此御史府左[illegible][illegible]御

史練安薦於朝稱儼學足以達[illegible]人之隱[illegible]以資帷幄之籌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文皇帝已渡江矣

其公輔之器者定以循吏爲基始故惠民之實政在宰相之行以言而縣令之行以身

朱文

朱文從王禕游學博才贍剛方少許可人洪武間舉明經授星子知縣廉介自持與學勸農奏

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于採茶、上可其奏

遂罷茶貢、人棠其德、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綏、至今邑民祠祀之、

地方所苦、一旦蠲除、即一事自足不朽、善政原不在多、

劉彬

劉彬爲程鄉知縣、先是彬五歲而孤、母張撫育之、時從巫、用甕甌閼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閼時破甕、名曰破閼、彬自用石碎之、張大怒、彬跪一

壽夭在天、非亟可求、夭感母德、兒自可生、及成進士、知程鄉、秉志勵俗、觀愛一方、有部民王慎者、德彬直其誣、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餽送爲報、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也、豈容報乎、既而以考績赴京、饒平盜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民大懼、時彬還家臥病、聞報、即日力疾趨任、四日及境、城野歡喧、彬白監軍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魯擒賊五百餘人、彬爲覈其眞僞、所全活甚衆、九年考績、方

伯劉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捍衛一邑、真有戀巢顧子之念、不但牧民有實惠、恐能事之名定亦不淺、

劉諒

劉諒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竈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名於官者、餘悉編氓、法乃得行、城門啓閉、縣守禦所、以故凌有司、諒乃白於當道、奪城禁鎖鑰歸於縣、慨科目之人、延禮碩彥、訓誨庠生、暇則出郊勸農、親

[illegible][illegible]刑之法、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貫臨發、責諒捕喬、問曰、毋累仁賢父母、自投聽解、出臨城境、仍亡入海、終諒之任不爲患、治行第一、九載考績、民不忍聽之去、復留三年、致仕、

卽大盜亦不欲累仁賢父母、民情之傾戴可知、

祁司員

祁司員初爲唐山令、撫邑如家、尤以禮教淑人後以御史出知徽州府、其政一以諭民勸俗爲

百務獄訟衰止未幾以艱歸後補池州府池當
凋瘵之後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凡爲民定禮制
寬徵輸止囂訟務以懇款宣布條教仍樹以畫
一之法使各邑樂從而行之輒効時郡城有清
溪向有橋爲洪水所廢每久雨即驟漲往來病
涉漂溺者接踵公爲移置于通遠門左名爲濟
川池民至今便之又郡舊有梁昭明太子祠於
學宮爲形勝前守方鳩工而中罷公治池之明
年取俸廪以經營之遂成大觀文風翕然以詩

久之卒於池民爲罷市立祠祀焉

九載臺班一揮出守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宜兩地之至今有遐思也

丁積

丁積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大喜曰吾得師矣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厲化爲本而主於愛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

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收、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畢肎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頗識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

此公佳處、嚴盜賊之禁、減傜[illegible]

實事、不在空言化誨、

徐咸

徐咸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斃、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稻禾、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傚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後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暘、躬率父老、恪禱愆暑不輟、而

甘對應、妖民惑衆、大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一切不問、黨悉解散、其牧褒一如牧汚、故兩地人俱戴之、

導民稼穡是循良第一事、

陶承學

陶承學爲徽州知府、其民故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敎之、庭質背而[illegible]言、閉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illegible]今蕭伏於庭、俛倖毫釐之伸、卽俯英[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文

令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殘其腐骨即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為驗之不得實即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斂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

市寂如士夫時見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當三殿藟採木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詩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數木以賦胡問徽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

承學即以廓羨具直、爲奏懷東南蕃之由寇主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額役意行之、如臣本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僑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執簡而御煩、執靜而御躁、附公之政在此矣、

李圭

李圭初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要官舫

卹尾至役夫勤以千計，朝議以沭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圭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沭陽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陞知蘄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圭爲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强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圭曰以八人償一牛可乎也，言之于上，八人得免死。

以外濟代輸，此法甚便，至前人償一命，

固屬可矜，然論盜以寸鐶尺帛，無不辦斬，

此法謂何，要以存此惻隱心可也。

顏璘

顏璘初授廣平縣，年甫弱冠，剖決敏利，摘伏嚴明，後歷官知開封府，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王宏有所徵需，璘不為意，宏方恃錢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讞羅卒陰探郡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降徙全州，尋轉知台州。台武衞錯居，俗獷而喜訐，故事武衞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隷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若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乃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驅儈肆爲侵牟，璘支放有期，軍餉以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

弛禁薄稅，於小民誠便，但鹽課之法，恐不

得獨弛、

潘珏

潘珏授蘄水令、至縣閱倉粟、僅六百斛、駭曰、令民父母、而令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內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來年計、復勸民分鄉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爲害、益廣建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民益賴之、縣

南有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餘金，不免覆溺之患，乃合二年費爲浮橋，經久不病，

渋珏遷金華同知，有蘭谿民誣侄夜毆叔，殺其妾，縣官治侄死罪，累年莫辨，珏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鬭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侄，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何若是矛盾耶，力爭之，陳不能奪，

有識之士，自有惠政及民，